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文廣領兵征李王

卻說張茂那晚寫了表，次早復轉入朝進奏神宗，神宗不覽其表，傳旨宣入，問曰：「卿昨出兵，今復來奏，卻有何事？」張茂曰：「楊文廣詐死欺君，擬罪應斬。楊懷玉擅打軍士，搶入軍圍，罪亦該死。」神宗曰：「文廣詐死，雖有欺君之罪，聞朕有難，命子效勞，此志可取。若加重刑，天理人情俱不順矣。懷玉來求先鋒之印，勇敢可取，卿宜彙用。彼縱有罪，帶到行營，令其出陣。無能立功，斬之未為晚也。」張茂被帝說了一篇，自覺其非，遂跪下奏曰：「臣該萬死，願納還帥印。臣不敢領。」神宗曰：「卿受無妨，推辭則甚。」張茂又辭，周王乘機又奏曰：「張丞相既再三不領，乞陛下宣文廣代之。」神宗允奏，遂降旨，宣文廣入朝，領兵征番。文廣接旨，自綁縛入朝待罪。神宗命釋縛，冠帶升殿。文廣升殿，叩頭謝恩奏曰：「蒙陛下不殺之恩，千載難忘。」神宗曰：「今新羅國舉眾犯邊甚急，特命賢卿為帥，統兵前去征剿，不知誰可作先鋒？」文廣曰：「臣之子可也。」神宗曰：「聞卿昔日征蠻乃是父子，今日征番又是父子。正諺所云『臨陣無如子父兵』是也。但卿宜用心調遣軍兵，無負朕之所命。」文廣領旨，遂拜辭神宗，即統兵整頓起行。有詩為證：

氣吞胡羯忠懸日，志定山河怒觸天。
威制賊徒潛社鼠，心懷王室熄狼煙。

卻說文廣領了元帥之印，叩首辭帝。是日竟出演武場中點兵。既到演武場中坐定，眾將參見禮畢，乃曰：「此去征番，有誰敢掛先鋒印？」楊懷玉向前言曰：「不肖願領。」正欲掛之，只見從人中走出一人，大聲叫曰：「只有你楊門中人掛得先鋒印，偏我外姓人便不能掛印耶？」懷玉喝曰：「汝名甚？敢來爭印！」那人笑曰：「小子猶不知老胡名姓，某乃駕上帶刀指揮胡富是也。」懷玉曰：「指揮不指揮，欲掛此先鋒印，須在軍前比試。」胡富怒曰：「小子敢倚父勢欺我！」遂躍馬出陣，與懷玉鬥了十合，被懷玉將紅錦套索套倒其馬，胡富遂落墜馬下。擒下，縛其手足，反綁提在帥字旗下。乃拈弓搭箭，跳上了馬，約走百十餘步，扭轉身來叫一聲看箭。眾軍大驚，竟調射死了胡富。那曉將背後反綁的繩射斷。胡富遂爬起來。懷玉叫曰：「再試何如？」胡富直至武廳拜見文廣，言曰：「願讓先鋒之印與小將軍掛也。」此印張茂先掛胡富，及茂納還帥印，故並納之文廣。於是令懷玉掛先鋒印，胡富為副先鋒。公正一郎為掠陣使。唐興二郎為提調使。彩寶三部為監糧使。是日分遣已畢，復令三軍明早俱要赴無佞府前候起行。

次日，文廣與眾夫人相別，率軍望西進發。有詩為證：

白露為霜秋草黃，雞鳴按劍事戎行。
轟轟擊鼓雷霆震，燁燁旌旗閃電光。
江漢無波千里靜，山河有道萬年長。
愧予謬竊三軍令，馬革毋忘在朔方。

大軍不日到了甘州，甘州都指揮使鄧海迎接。文廣入城，坐於公館，參見畢，文廣問曰：「西番賊寇今到何處？」鄧海答曰：「賊勢浩大，已打破莫耶關。今至白馬關也。」文廣又問曰：「此去有多少路程？」鄧海曰：「只有三百里路途。」言罷，忽一騎飛報曰：「楊順又下山來劫掠。聲言今夜要攻破甘州城池。」文廣曰：「此又是何賊來到？」鄧海曰：「是靜山草寇，內有兩人。一名楊順，一名劉青。為賊之首，聚眾八千，常下山來擄掠。官兵捕捉，屢被殺傷，無奈彼何。」懷玉曰：「今在何地劫掠？」那騎軍曰：「今在胡村，此去有百里之遙。」懷玉曰：「待兒先擒此賊來獻。」文廣允之。令其領兵三千，前往胡村擒之。

懷玉領兵約行六七十里，只見道路之中，大隊水隊，攜男挈女而來。懷玉令軍士喚來問之，路人答曰：「靜山大王下來劫奪，我們逃走入城避之。」懷玉聽罷，催軍前進。恰過一山，只見旗幟蔽日，喧嚷震天。懷玉料是賊到，令軍士擺開陣腳，放炮吶喊。楊順見了，亦令放炮，擺開陣腳。懷玉曰：「汝是誰？」楊順不知是楊家將，只道是官軍，乃曰：「汝尚不知老大王的姓名，楊順即是某也。」懷玉呵呵笑曰：「好個大王，霎時拿到手來，要你小王也做不成！」楊順大怒曰：「這小畜生，卻好大膽。」挺槍直取懷玉。交馬三合，被懷玉擒了，綁回甘州見文廣。文廣令推出斬之號令。楊順乞饒草命，願隨將軍鞭撻。懷玉告曰：「諒此小寇為禍不兇，殺之無益，饒他一命，留於帳前聽用。」文廣遂放之，令其回靜山招集餘黨前往白馬關聽候。「今放汝去，若不棄邪歸正，仍復為賊，劫掠害民，吾親提大軍擒捉，碎屍萬段。」楊順唯唯而退。忙回靜山，招集去訖。